

本 源 討 學 津

洛 阳 伽 蓋 記

著 之 街 楊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附吳若準集證

洛陽伽藍記叙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洛陽伽藍記叙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綿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邱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監、躡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

其中小者取其詳其詳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善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鄒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一本多一陽字）門魏晉曰宣（一作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叙記藍伽陽洛

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次北曰闔闔門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上闔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

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千雲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門有三道所謂九軌一（作九逵）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一卷)記藍伽洛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闢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介昭元曹北鄰御史臺闔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一作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鑠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鑠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

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釦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大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璣綺疏難得而言枯柏松椿扶疎拂簷聚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鑠輝赫麗華拱門有四方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

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勅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
林監王元龜尙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
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
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
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
景入參近侍出爲候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
餘篇給事封嘵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
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衡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
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
見金盤炫日(一作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
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閨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
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

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
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
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
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大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
况今奉未言之皂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
欲以鐵馬五千赴袁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
英武志略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泣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卽
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
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
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
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兵專寵皇宗怨皇假入議者莫
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乾(舊作統)曰爾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

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
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紂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
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陝北渡赴榮
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
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
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逃之徒
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
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
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
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
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上以贈州牧
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尙書事餘官如

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
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
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
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鎰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
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
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
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
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耻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
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叙哀
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
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
闖外猶禦侮况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卽讐義將焉據也且

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興運無窮黨天下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義(一作兼)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南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顓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顓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硖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顓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硖石顓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人莫不解甲

相泣握手成別顯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
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注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
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
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
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
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
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鄉
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卽遣爾朱候討伐爾朱那律歸等領胡
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遺主書牛法尙謂歸
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
如何爲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
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

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歎且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長廣王暉爲主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遺潁川王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一作及)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溥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

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亩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
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
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尙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
於幕鑠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
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
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
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
挽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
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尙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挾赴火所莫
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
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邱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
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

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逼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都

建中寺曾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

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宏麗諸王莫及

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閨闥宮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

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或宅正光年中元

又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又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媚熙平初明帝幼

冲諸王勸上太后拜又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

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又等沒騰田宅元

又誅曰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以宅賜高陽王

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懲居

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
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令鄉因以爲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
年里卽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
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
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
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歡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
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閻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
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
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
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僊刻石爲鯨魚

背負釣臺卽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塔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鷄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在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瑤光寺嬪穢自此後蠭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後蠭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城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閻闔南御

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十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此陰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門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蕊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歌舞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目亂睛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獻遂隱也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守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閹官之嫠婦胡馬鳴呵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尙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寺有

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諸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銜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遠柯葉旁布形如羽蓋覆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櫬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上銘曰晉大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

應即墮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說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縉流從無比也

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雕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鵠不入鳥雀木棲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后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起衛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櫟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率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聳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爲勝地寺

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垣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堵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凜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教學極六經說(一作疏)通百氏曾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淨鱗甲潛藏(一作泳)辨其魚鼈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僊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契日季秋九辰皇帝駕龍舟鑄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

有景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靈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潤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白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僕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僕人桃其色赤表裏照澈得嚴霜乃熟(一作得霜卽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柰林南有名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雖滂澆陽穀池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數灌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圍遶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銘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上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

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讚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姪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尙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翠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授徐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爲逆胡所汙世隆怒之遂縊殺之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元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崇真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
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
觀看也

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
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
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
寺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邱中第一龐行今唯試坐
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勑付
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邱云是禪林
寺道宏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
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
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

一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乾依惠凝所說卽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宏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凜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自此以後京邑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中朝時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魏昌尼寺閻宮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

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閻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輩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擢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

之碑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己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之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神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壇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蚤晚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半帝給部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

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恍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巖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脩和宅是吳主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脩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

辭帝謂實曰懷甄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月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子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此也穎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博慕勢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苟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秀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外御道西(一作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簷宇清淨美於叢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櫻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冇侍中崔光施錢四(一作七)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尙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尙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嵌巒相屬深洞壑邇遞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飄烟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崕嶠澗道盤紜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

甫爲貴任性浮沉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天矯洞達
其眞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旣不專流蕩
又不徧華尙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邱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
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危與曲棟相連下
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
躋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
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頽霜幹風枝半攀半垂玉葉金莖散滿
堦墀燃目之綺裂鼻之馨旣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
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頤紫頰好翠連芳白闌
生於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翶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
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
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雲多之處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培遠

(二集)記藍伽陽洛

爲神僊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莫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此醉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陵欹庭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邱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更以它綿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

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又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眞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至是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庵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曰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鳴張岳立

基趾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予攸不顧宗社鑿忌勳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
萬物心痛齊鉗齒豈道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
震懾不可久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
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薄寡本枝疎遠豈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生民
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
歷數尤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
業尤執其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歷數匪輕自
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旣寡昧識無先遠景命雖降
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旣德應圖錄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大
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人神恭凡讓者三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
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
直以天未厭亂故達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連

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賜箇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
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尙書令樂平王餘官如
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
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
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
云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
帝爲臣不終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
既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強禦莫不歎伏焉
世隆既有忿言一本無季明不避強禦十七字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五
一作忤龍平北將軍楊一作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
朱兆馬首南向五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五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
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五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

王曰五龍文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
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
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
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凶惡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
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己南面無所于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
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
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
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
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逼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
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
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

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旁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寶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在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寺一作市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爲耻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饗宴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尙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愼給事中大夫王珣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愼止色曰江左假息癖居一隅地多溼熱擅育蟲蟻疆土蠶蠻蛙鼈共穴人鳥同群短

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
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
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悖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媚賣夫朋
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禮之爲醜我魏膺
鑑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移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
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鼈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爲不遜以
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
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噀慶之
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亞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
作漿呷啜鱠羹唼嗍蟹黃手把荳寇口嚼柂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一作急
急後同)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頭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
藕掘拾雞頭蚌羹蚌臠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

遡浪瞞喟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用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邱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元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

慶吊親知諸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常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候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候小乖按令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毆圖而來觀之乃猪也卽舍宅爲歸覺寺舍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

(二集)記蓋伽陽洛

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
陵被廢死

洛陽伽藍記卷之二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卽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郊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垲獨美山懸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雷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丘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葍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浮沉於綠水礧礧春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尙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歛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

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數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
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濶間人也志性通敏
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躋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
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
賞者猶聽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
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
業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
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請懇至涕淚俱下帝乃
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
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薌民訟殷繁前格(一作革)後詔(一作沿)自相
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五篇省
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

安之後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一作或)自子才出所
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
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一作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
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乂秉政聞其得
金就畧索之以二十斤與之銘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
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
姨所建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並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
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齊常有中黃門一
人監護僧舍瀝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頽猶高五丈餘卽
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
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闕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

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鄉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一作公下同來問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濺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歿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

(三卷)記藍伽陽洛

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里內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鄆一作穎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有一作始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尙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琅琊人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尙公主謝作五言詩贈之其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一作無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一作絲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自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基一本多有字愧謝之一本多色字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

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名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過曰三三橫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壘屠兒割肉與秤同尙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卿曰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明卿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縝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縝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

(三卷)記藍伽陽洛

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謙設會雖茗飲皆耻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之西豐候蕭正德歸降時元又欲爲之設茗先問鄉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又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門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曰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口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晉景雕曛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鑑仰天元符握鏡璽連昌會龍圖受

命乃曉書軌永懷保定數茲景跡流美洪漢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
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
天勢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
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
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寅來
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尙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
列令公主啟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
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
然館三年己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閭阿斛肱(史作環下同)來
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
之下可班郝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
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

(三卷)記藍伽陽洛

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塈排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卽拔遇牆則倒百性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方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曾泰元年廣

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遠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糺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主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甄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乾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乾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乾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性魏家在域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携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

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櫬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一本多一輿字)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仄(一作峻)字轡轕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鶻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

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伴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瑣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慤惡衣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頰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艷姿尤善作公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公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穎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一作文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

(三卷)記藍伽陽洛

曰何爲住城南(一作才曰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潤伊洛崕嶢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鍊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卸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考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鈞臺冠於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塔叢花藥憚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父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輶轎

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徒王國三卿爲執轂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遺徽特(一本作特詔)至大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微脫榮帽懼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遠殿內外懼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

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俟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動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探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皇風欵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報楊衍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卽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候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襄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興御寺關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關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
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儀宦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
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
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
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家上或作浮圖爲寺上經函至
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浮
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
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
昧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實公者不知
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識不可解事過之後
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間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

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曾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塲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寶光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

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
作祇洹寺一所工製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青炫彩金玉垂輝摹寫真容似
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樹
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眞苦難可揄揚祕呢神驗闍浮
所無呢枯樹能生枝葉呢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
經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
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一作臻)金蟬曜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
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
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采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
起莫不飲其元奧忘其褊惪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懃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爲五
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一作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
得紺綉紺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一作日)而醉眠

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一多一東字）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邱道恒立靈僊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卽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卜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一作虜）吏充斥賊帥方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肝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

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震戎壘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伯延爲流失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爨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復名擒駒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貨輜車爲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

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自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侯慶有銅豫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令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馬氏悟覺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

自然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內咸聞香氣僧俗長幼皆來觀覩尙書右僕射元稹
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爲齊諸里也自退酷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
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邱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爲王子
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饌寡不聞
犬豕之食莞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
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
築花林曲池園圃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
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續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
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望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不降
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
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
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

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鑽鑽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潢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盞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盃流瀉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麝縠充積其內繡綸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深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

定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纖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邱里間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塞產石磴礲曉朱荷出池緣萍浮水飛染跨閣高樹出雲咸皆噴噴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宅也畧生而歧嶷幼而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發起同謀畧兄弟四人並罹塗炭唯畧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劍卒千人畧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

矜尙見畧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三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畧始濟淮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壽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彪磬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藩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尙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政畧從容閑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擇所立也在閻闥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邱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二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皇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懷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遺煩永照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磚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輶輶

賀錫持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堵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耕耘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强大民戶殷富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柂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陀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邱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息身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火秦安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

好士待物無遺夙善元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
師大德起光誕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伎術之士莫
不歸卦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爲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
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號爲元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
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此像每夜行遶
其坐四面腳跡隱地成丈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瞻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
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鄆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閑府長史重
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閻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
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
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
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
使者陳勰所遺令備夫一千歲恒修

洛陽伽藍記卷之四

(四卷)記藍伽陽洛

洛陽伽藍記卷之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一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首蓿生焉。

凝園寺，闔宮濟州刺史賈瓌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之曰：洛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筭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

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一作能)雙聲語常經文遠
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自郭冠軍家元謙曰此(一
一作凡)婢雙聲春風曰儻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
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
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
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
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
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
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
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
部落三千以禦西湖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
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

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旁花果似洛
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一作像)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尺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房面以爲哀戚髮長四(一作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

胡將一比邱石（一作名）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鍾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今覆蓋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與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麵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陁孟城三日全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咒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塲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三

(五卷)記藍伽陽洛

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一作危）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峻關壘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一本多入海二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峻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旣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之初至嚙噙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勑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

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囀囁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嚙臘國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艮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賾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硗瘠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橋縣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綫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艮物殷阜匹臨之神州原田沃壤等咸

(五卷)記藍伽陽洛

陽之上上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菜食
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空箒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
殺刑唯徒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
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
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卽
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遺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處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
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同孔莊老
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
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
是與惠王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如來在烏塲國行化龍王瞋
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如細綏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墨
怒興大風雨佛僧伽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

佛坐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迹起塔籠之覆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匝金像六千○一作十軀王年當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邱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從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

太子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
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
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
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
蹲坐遮嫚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彌陀窟及門子供養育(一作育)
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
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一作養)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
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湊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
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
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傅之隔山嶺有婆好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
又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邱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

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曠曠所滅遂立勑勒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檣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曠曠烏塲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

(五卷)記藍伽陽洛

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一作日)至辛頭大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三百年來果

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爲陞階砌櫨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旣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輒織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大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升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

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眞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用指觸之鈴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返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白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

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者賀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貼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白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暝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塲國年二西湖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年二月始還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

(五卷)記藍伽陽洛

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一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鄆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之五終

(跋)記藍伽陽洛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顧高宗以北地質魯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輩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間最爲希有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尙釋氏而少之也湖南毛晉識

洛陽伽藍記跋

洛陽伽藍記集證

錢塘吳若準譏

序

撫軍府司馬

各本皆同惟法苑珠林作鄆都期城郡守

楊衒之

楊史通通考皆作羊隨志與此同

理在寢區

實毛斧季本叢書何鏗本並作人

漢曰東中門

按水經註曰東陽門故中東門也此二字倒御覽作中東門是也

次南曰青陽門

(證集)記藍伽陽洛

(證集)記藍伽陽洛

按水經註陽渠水於城東隅枝分北逕清陽門故清明門也則凡青陽清明之青字皆當作清字各本俱脫書水旁惟何氏本於城內修梵寺作清陽門不誤遂以開陽爲名

遂何本作因

魏晉曰津陽門

津何本作宣毛本註曰津一作宣按下句云高祖因而不改則何本作宣是也

有銅璇璣玉衡

有字上何本有上字

當金墉城前

何本無當字

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

按李善文選註引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又水經註

穀水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據此則嘗字當從何本作帝其上脫去魏明二字二字當從何本衍何本此下又有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十三字誤多

廣莫門以西

廣字上何本有自字

所謂九軌

軌何作逵毛本註曰軌一作逵

城內卷第一

在宮前閨闥門

按水經註曰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起南宮太極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閨闥門

此言宮前明非西面次北之閨闥門也

閨闥門御道東

各本門字下有一前字

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

何本無司徒府三字

已遙見之

已遙何作遙已

金象三千軀

千何本作十毛本註云十一作千御引亦作十

布殫土木之功

各本皆無布字此疑衍

窮造形之巧

巧何作力

鏗鏘之聲

聲何作音

中有丈八金象一軀

中字上各本多一殿字誤八字當是六字之訛

中長金象十軀

中字上何本有一人字誤

叢竹香草

叢何作翠

布護階墀

護何作獲

綺口青瑣

口各本作錢

口赫麗華

口毛作輝

皆亦如之

皆亦各本作亦皆

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

何本拱字下有一夾字

惟樓二重

二各本作兩

景字永昌

字字何本脫去

爲律學博士

按魏書官氏志有律博士景本傳亦言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此學

字疑衍

治書侍御史高僧裕

按魏書袁翻傳作高綽此舉其字也

撰集其議

議何作事誤

所箸文集

何本所字上有一景字

胡世孝

各本俱作胡孝世

闍浮所無也

句上何多一徧字

極物境界

物當從各本作佛

合掌連日

合字上何本多一或字

至孝昌二年中

何本無中字

更鑄新瓶

鑄何本作著非是

今欲以鐵騎五千

騎各本作馬誤五何本作三

世跨并肆

毛本此句下有英武志畧四字臆加

人各鑄象

人各何本作令別非是

蒼頭王豐

豐魏書亦朱榮傳作相

詢以爲主

詢各本作約

假八議者

何本無假字八各本作入皆誤

惟黃門侍郎統

侍字何本無統當從各本作紇

長戟指闕

長何本作張誤

死者三千餘人

按魏書孝莊本紀云公卿以下二千餘人則此三字當從何本作二也於是新經

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流驚駭未出莊帝

何本脫此二十字

弁宅競竇

弁各本竝作棄此殆因弁而爲

錄尙書事

各本此句下有餘官如故四字按下文有餘官皆如故句則此句明系後人臆加

正以糠粃萬乘

正何本作故

出卿於桎梏

出字下何本多一公字誤

共叙哀辛

辛字何本作悼

或囗生素懷

口何本作訴毛本作貳

兼利是圖

兼各本作義非是

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

榮當從各本作瑩郎字上各本有一侍字

來赴急

急字下何本有一難字

握手成列

列各本別

顙以數千騎欲奔蕭衍

千當從各本作十

爲社民斬其首

社本何本作村誤

帝恐

恐當從各本作怒

朕寧作高卿貴公死

卿當從各本作鄉

榮下車騎將軍朱陽都等二十人

榮字下各本俱有部字

隆與妻鄉郡長公主

毛本妻字上有榮字鄉字上有北字按魏書孝莊紀是夜僕射朱世隆榮妻鄉
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則毛本有榮字是也又榮本傳榮妻北
鄉郡長公主則毛本有北字是也

爲榮追福齋

齋字上各本有一薦字

介朱邢律歸

那何本作弗綱目作拂

造濟生民

造當從各本作道

一日卽得萬人

萬字下毛本有一餘字

便擊刺

便字下各本有一利字誤

李荀爲水軍

按孝莊紀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橋此荀字或是苗

字之誤或另一人無以辨之又按苗本傳梓潼人則與此言蜀人合也

建口元年

口各本作元又按孝莊紀世隆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長廣王曇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則口當是明字各本作元非也

長廣王口晉陽

口各本作都

未謂兆得濟

各本並作謂兆禾得猝濟

不沒馬腹

沒何作及

冰橋宜於滹水

宜當從各本作凝

神祇所福

福何本作將

孟津由膝

由膝何本作由漆接二字疑有差譌

天道禍淫

淫何作盈

遂因帝還晉陽

還何作送

錄尙書長孫稚

稚當從各及魏書作稚

有火入地尋柱

何本作有入地柱火尋柱

永寧寺

洛陽伽藍記(證集)

所謂延年里

所字何本脫

庫東至闔宮門是也

庫字上何本有一武字宮字何本脫

西陽門南御道口

口各本作南是也

至孝昌二年

何本無二字按綱目太后反政在元年此作二疑缺誤也

無所歸趣

趣各本並作聚

建義元年

義當作明

建中寺

負釋迦在虛空中

空字何本無 長秋寺

在閻闥城門御道北

按此言城門所以別宮前之閻闥門也各本俱脫去城字誤也
東去千秋門二里

按水經注千秋門右宮門也

登之遠望

遠皇各並作望遠

臺東有宣慈觀

有字何本無

去地十丈

十字上何本有一一字

殿前九龍吐水

九何本作有

向靈芝往來

芝字下何本有一臺字

來儀此寺

儀各本作依

投心入正

按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則此入字當

作八

時有秀容胡騎數十

十字下何本有人字

頗獲譏訕

軒各本並作誚

洛陽男兒急作髻

男何祚女

卽魏氏所築

各本此句下皆多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二十

二字 瑤光寺

閨闥南御道西

按此處疑有脫誤子註言望永寧寺正相當則閨闥宮前之門也子註言西有司徒府則御道西當作御道東也

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

各本井字上有義字數字下有十字

飲水庇蔭

蔭毛木作陰

至於大齋

大何本作六誤

舞抃殿庭

庭何本作亭

剝驢投井

投何本作扳

皆得食

食字下各本俱有之字

目亂睛迷

睛各並景樂寺作精字

東陽門內道北

內字下疑脫去御字

太北倉導官二署

北字當從何本衍

佛堂前生桑樹一株

牛何本作有

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

殺字毛本無

暉其異之

其字各本及太平廣記所引皆作暉此當從之

有二菩薩

廣記引有字上有一并字

跌上銘曰

趺字下何本有一坐字誤也廣記所引與此合曰廣記作云

晋太始二年

大廣記引作泰

中書篇

監何作令誤廣記所引與此合

時人咸云

廣記引無時人二字

荀勗舊宅

舊廣記引作故

應卽殞倒

廣記引作卽時殞倒

昭儀寺

對戶交疏

疏何作窗

徒無比也

徒當從各本作從

胡統寺

嵩明寺

嵩各本作嵩

菩提達磨

磨各本作摩

尚書右僕射李祚

李當從各本作郭魏書有郭祚無李祚也

尚書邢鸞

鸞魏書綱自並作巒

掘此地者

廣記引無者字

輒得金玉寶玩之屬

屬廣記引作物

邢邢家

鸞字上廣記引有一時字

修梵寺

巧構難加

難字下何本有一比字加字下何本有一以字

白頭一字景裕

按景裕一字白頭見魏書本傳此句疑有倒誤

說通百氏

說何作疏

洞底明靜

靜毛作淨

鱗甲潛藏

藏何作泳謬

中朝步廣里也

中字上何本有一晉字朝字下各本俱有一時字

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

文字上疑脫去魏字

季秋己辰

己何本作良毛本作九按古人春秋修_其皆用上己各本誤也

峰上有露寒館

露寒何作寒露

景陽山南

陽字下何本有一觀

得霜卽熟

各本並作得嚴霜乃熟

公幹仲宣曰其羽翼

口各本並作爲按明帝時劉王二人已歿銜之不應謬誤至此按水經注池南直
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立此當是刊本誤以文帝爲明帝也陳耀
文天中記據此以正善長之誤謬失之矣

以蒿覆之故言苗茨

按魏書任城王澄傳次之凝閑堂高祖曰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
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茅茨堂則苗字之誤也按說文茨以茅蓋蓋屋銜之蓋
據之以釋碑蒿疑茅字之訛蒿臥也卽香蒿也不可以覆屋也

若旱魃之虐

唐各本作害誤

陽穀泄之不盈

穀當作渠

景林寺

城東卷第二

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樓當作橋各本俱誤

假因行役

假何作暇行各本作征非是

天下貢賦所聚也

聚字下各本有一叢字

明懸尼寺

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

各本脫等字

寺南有租塲里

各本無里字

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

初字上何本有孝昌二字

遂造聽歌三首

聽字下當從各本補一鐘字歌字下何本有一副字

行傳於世

行字何本無

綜字世口

口各本作讚

衍因幸景暉

幸何本作納

更改名曰讚

讚魏書作贊

尙莊帝姊壽陽公主

姊何本作妹按魏書贊本傳作姊爲是

後除徐州刺史

據贊本傳徐疑齊字之譌

胡狗敢辱天王女乎

此句下各本有我寧受劍而死不爲逆奴所汙十二字

遂縊殺之

何本作遂縊死之矣

龍華寺

卽中朝時白社池

池當從何本作地

衆僧刹齋

刹名本作利

舉高二丈八尺

舉字各本並無

炎光騰輝赫赫

何本作炎光輝赫

比邱惠凝

惠凝法苑珠林作慧凝

苑七口

一法苑珠林作經廣記引無一字

還活經闍羅土檢閱

法苑珠林作時興五比邱次弟於闍羅王所閱過經字廣記作云字

以錯名放免

法苑珠林作疑以錯召放令還活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闋

法苑珠林作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邱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疑同疑

同簿而過

云是寶明寺智聖

聖法苑珠林作聰

坐禪苦行

法苑珠林坐字上有自云生來四字行字下有爲業二字

有一比邱

法苑珠林作復有比邱

是般若寺道品

是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有一云字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以誦涅槃

各本作以誦上卷涅槃法苑珠林作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廣記引作以誦涅槃四十卷此係脫落

有一比邱

法苑珠林作復有比有比邱

云足融覺寺曇謨最

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

講涅槃華嚴

法苑珠林作狀注云講華嚴涅槃

領衆千人

法苑珠林領上上有恆常二字

闍羅王云

法苑珠林作王言句上有解釋義理四字

講經者

者字法苑珠林作衆僧下有我慢貢高四字

以驕凌物

法苑珠林作驕已凌物

比邱中

中字上法苑珠林有之字

今惟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法苑珠林無此十一字

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惟好講經實不闡誦

法苑珠林作最報王言立身以來實不橋慢惟好講經立身廣記引作立道

(證集)記藍伽陽洛

闍羅王敕付司

法苑珠林作王言付司

送曇謨最向西北門

法苑珠林作送最向於西北入門

屋舍皆異

異字各本及廣記引皆作黑

有一比邱

法苑珠林作復一比邱

云是禪林寺道宏

寺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僧字

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

中字下法苑珠林有一金字

闍羅王曰

法苑珠林無闍羅二字曰作云

志在禪誦

在法苑珠林作念

不干世事

于法苑珠林作預

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

法苑珠林無此十六字祇有教化求則四字

既懷貪心

法苑珠林及廣記引俱無此四字

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

法苑珠林無便是具足煩惱六字

亦付司

法苑珠林作付司依式

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

法苑珠林作還與最同入一處

有一比邱

法苑珠林作又有比邱

云是靈覺寺寶明

寺字下法苑珠林有僧字明作真

自云出家之前

法苑珠林出字上有一未字

嘗作隴西太守

此句下法苑珠林有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舍家資十二字

卽棄官入道

卽字法苑珠林無棄作舍

曲理枉法

理法苑珠林作情

劫奪民財

民法苑珠林作人

假作此寺

此句上法苑珠林有以充己物四字

亦付司

法苑珠林作付司準式

青衣送人黑門

此句下法苑珠林有似非好處慧嶷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意

時人聞已奏胡二十九字

太后聞之

法苑珠林作太后以爲靈異

遣黃門侍郎徐乾依惠凝所說

法苑珠林作卽遣黃門侍郎徐乾依惠凝所陳

卽訪寶明寺

法苑珠林作訪問聰等五寺此句疑有差訛

城東有寶明寺

法苑珠林此句上有並云二字

城內有般若寺

內廣記作中

問智聖

問字上廣記有并字

議曰人死有罪福

廣記無此七字

殿內供養之

內廣記作中

若私有財物

有廣記作用

居隱修道

居法苑珠林作小

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

按南字當從何本衍

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時馬市刑稽康之所也

西何作南有魏時馬市何本作卽中朝牛馬市案此石橋卽水經注所謂馬市石橋也言東所以別建春門外馬憲所造之橋也毛斧季謂世傳如隱堂刊本此卷內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晉太康元年至刑稽康之所也二十三字以下文校之當是重文複出巾

危行及於誅死

死字何本作也

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

案閻官傳次壽李堅之字此稱字而不稱名殆以字行耶

東臨石橋

當從何本作臨東石橋

難可揚推

推各本作確

詩有隱士趙逸

逸字下廣記有一者字

此宅中朝時

廣記作此是晉朝

時人未信

廣記未字下有之字

遂問寺之由

廣記作問其由

果得瓢數十萬

廣記無十字

遂舍爲靈應寺

廣記舍字下有一宅字

還爲三層浮圖

還爲二字廣記祇一造字

好事者尋逐之間

何本作好事遂尋問廣記引無尋逐三字

晉時民少於今日

時廣記作朝

皆游其都邑

邑廣記作鄙

妄書生惡

生何作君誤

人問其故

廣記無人字

莫不窮天地之大德

莫不二字何本作必字

盡生民之能事

廣記無盡字

爲臣與伊皋等遼

伊皋廣記作伊尹

僞言傷止

僞各本作妄訛

攝文之士

攝廣記作作

李澄問曰

澄廣記作登

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

廣記作未知何年所造

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

廣記無而字長作延

今始餘半

餘各本作踰

帝給步輶車一乘

帝何本作嘗誤

崇義里

義各本作儀誤

時人號爲三門

何本無時人二字

常在此處

處字下何本多一也字

瓔珞寺

司馬洗

洗各本作恍案魏字有司馬悅悅之子朏尙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幽州刺史李真奴

案魏書真奴李訢小名范陽人終官徐州刺史此幽作疑傳刻之誤

△孫驥等四宅

等字何本無 莊嚴寺

正號崇訓母天下

母字下各本有一儀字按綱目魏延昌四年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居崇訓又接
當時太后至因以名焉三十二字各本俱在下文司張華宅句下今移於此作子

注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

何本無二里兩字

冀州刺史李詔

詔以魏書考之當從各本詔

暉文里是晉馬道里

各本俱在下文亦有千數四字下明係簡今移於此

花林芳卉

卉何作草

永安中

中字上各本有一年字

臨去奉辭

臨去廣記作將行

私問舍人溫子昇

句下毛本及廣記俱重有子昇二字

聞至尊兄彭城王

至毛作子誤何本脫去尊兄彭城王五字廣記聞字上有一吾字案此彭城王謂
勰之嫡子劭也見本傳故曰至尊兄也

皆懷磚叩頭

廣記皆字上有百姓二字

以美其意

意字李璧王荊公詩注引廣記作來字義似長

齊人外矯仁義

外矯廣記作庶幾

側肩競入

此句主慕勢最甚十八字廣記作促共歸之苟無所資隨卽舍去言驚薄之甚也
甜然濃於四方

濃字下何本多洒鑿二字

有在京邑

有何本作布

咸共恥之

咸何本作或

稷下儒林

儒何本作孔

苗莠自口

苗莠各本作莠言

秦太上君寺

在東陽門外御道西

西何本作南毛注一作南

櫨字精淨

精各本作清

美於叢林

叢當從何本作景

施錢四十萬

四毛本注一作七

陳留李崇

毛本崇字下有一侯字案魏書崇襲爵陳留公侯字或是公字之訛據高陽王寺
子注則當作陳留侯李崇也

兵部尙書崔林

兵部尙書何本作七兵書案魏書百官志無兵部尙書官名列傳中亦無崔林其

人惟列傳弟五十七有崔休肅宗朝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尙書據此當作七兵尙書崔休各本誤休爲林何本又脫尙字也

張倫等五宅

倫續古文苑作綸

遞迤連接

迤何本作逶毛本作遞

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

何本無昔字續古文苑謂重字是衍文

與造化而津勉

勉字當從各本作梁案津梁當作梁津協韻

濠上之客□柱下之吏

□各本無吏各本作史

臥無爲以明心

臥當從各本作悟

實鍾其人

鍾何本作踵

巨量接於物表

接各本作換

又不偏華上

上各本作尙

進不入聲榮

何本入作爲聲作身

拔嶺巖前

巖何本作檐

斜與危雲等曲

曲字各本作竝

纖列之狀如一古

如一各本作一如

水紆徐如浪峭山口高下復危多

何本作泉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毛本作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
護危多此水字上疑脫一字

五尋百拔

拔何本作援

口口蓬萊如何

口口各本作未審

或傾或倒

倒各本作頽誤此與上草字協韻

玉葉金莖

葉何本作蕊

散滿堦墀

墀續古文苑校作坪協韻

然目之綺

綺何本作色

既共陽春等茂

陽何作綠

異人焉識其中

中續古文苑校作名

羽徒紛泊

紛何本作分

丹足出自它鄉

自何作於

伺侯鳥之迷方

伺當從續古文苑作何

實神怪之異口

口毛作趣何作趨

氣嶺與梅嶺隨春之所悟

續古文苑校云氣字乃菊之訛上當脫一字今無以補之春字下當脫一秋字

預參次於山垂

預何作務續古文苑作須垂當從何本作墜

口爲仁智之田

口各本作庭續古文苑校作迺

森羅兮草木

羅何作列

春夏兮其游陟

其續古文苑校作共

方寸心兮何所憶

心兮二字何本無 正時寺

寺門外有金象一軀

有字各本無

孝昌三年十二月

月字下各本有一中字

更換以它綿拭

拭字各本無

京邑士庶

京邑二字何本無

北海大敗

海字下各本有王字

此象悲泣如初

悲字下法苑珠林有一復字

朝夕惶懼

夕當從法苑珠林作野

崩於晉陽

崩字上法苑珠林有帝字

在京宮殿空虛

法苑珠林無在京二字

是莊帝從父兄也

是字上何本有恭字

遂佯啞不語

何本無不語一字

魔拔刀劍欲殺之

各本無復字

慈常住龍華寺

常住二字何作往

人神口主

口各々作乏

岳立基趾

趾各本作址基址二字疑是棋峙之誤魏字李密釋清賦中亦有既雲擾而海沸
亦岳立而棋峙之語

丞相一揮大定

揮各本作麾

招散輕俠

散當从各本作羣

痛齋鉗齒

鉗齒何本作齒鉗

食極不可以驕

以各本作久

時多口雞

各本作時遭名雞

敬之哉

各本重有三字

功齊上海

齊各本作濟

識無光遠

光各本作先

不敢仰承

承何作忝

凡恭讓名三

凡恭何本作恭凡

達成濟之禍

達字上各本有故字

謂左右將詔來

詔何作筆筆

爲臣不終

終何作忠

李明上避彊禦莫不歎伏爲世疎既有忿言

何本無此十七字

史仲龍

作毛作五

楊文義

楊毛注云一作羊案魏書作作五楊作羊毛本殆據書以校此也又源干恭傳作

史仲龍

表川其下都督曰瑗

按魏書列傳有竇瑗斐瑗二人未知孰是未敢臆補

帝每言太原王

毛本無帝字

罪有台死

有何作亦

不敢入朝

何字何本無

七木畢王

工何本作功非

奔長安

奔字下各本有一於字

平等寺

卽是洛陽小寺

寺當從何本作市

自立巷寺市

寺字當從何本衍

時人謂魚鼈寺也

寺當從何本作市

遂徙居孝義里焉

何本無里字

待吳兒萬厚

兒何作人

蛙躍其穴

鼴各本作鼴誤

禮樂所不治

治各从作沾

雜以華音

音何作言

與五常而並迹

常常從毛木作蕕

豈惄魚鼈之徒

豈同作宜

急手速去

急一何作急急下國

還奔蕭衍

衍字下何本重一衍字屬下句

朱异怪復問之

衛毛本自而

始登泰山者卑培塿

始當从何本作如

仁心自放

仁當从各本作任

亦不慶弔親知貴爲交友

知字下何本有諸字

孝昌年

年字上各本俱有元字

元慎退還告人曰

毛本無退字

建義

義字下當从各本有一初字

京兆許超

超毛本作兆

義出方途

方當从各本作萬此因万而誤也

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

何本無鄰字毆字廣記無鬥字下句無而字

卽舍宅爲歸覺寺

卽字上廣記有胡字

舍家人入道焉

廣記無人字

廣陵被廢死

(證集)記藍伽陽洛

死字下塵記有烏字 景寧寺

城南卷第二

觀山懸堂光盛一千餘間

案此十字疑有脫誤各本俱作山縣臺觀光盛一千餘間
交疏對雷

此句上各本有複殿重房四字

竹松蘭芷

竹松何作松竹

青鳴白雁

青字上各本有或字

最得稱首

得何作爲

至八月節

月節二字各本俱作日字以上句四月七日校之當從各本爲長

騰班馬而孤上

何騰作跨

猶聽東吳二句

聽何作得

正光末

末毛本作中

復遷國子祭酒

復毛作後

竟懷雅術

竟當从各本作

(證集)記藍伽陽洛

子才恪謹主

恪請各本作辭請

辭淚俱下

辭各本作涕

所生之處

按所生謂母也各本皆作所在誤矣

前格後詔

各本作前革後沿誤

咸自子才出

咸何作或誤 景明寺

卽所謂利良里

各本無卽字

人謂此地

人字上何本有以世二字

以二十斤與之

二十何本作十二

東有秦太師公二寺

按綱目神龜元年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則師字當從各本作上

東寺皇姨所建

建何作造

素綵布工

布何作畫

卽是漢武帝所立者

案水經注陽渠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則武帝二字當從各本作光武也

至我正光中

我字何本無

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

案綱目魏作明堂在太和十五年又六年始祀明堂

設募征格於堂之上

上字各本作北

曠拔將軍

案魏書百官志第九品有曠野將軍從第九品有偏將軍偏將軍此曠拔二字疑

是曠野之訛也

時虎賁騎子淵者

時字下何本有有字

孝昌年

孝字上各本有昔字年何作初廣記作中

戌在彭城

在廣記作於

近洛河

河何作水

忽見一老翁來

翁何作公

問何從而來

廣記作云從何而來各本作從何而來

坐命婢取酒

(證集)記藍伽陽洛

坐字上廣記有既字

元寶初甚怪之

廣記無初字

海陸俱備

備廣記作有

飲訖辭還

辭還廣記作告退

滌波東傾

東傾何本作漣漪

唯見一童子

廣記無唯見二字

可年十五

五字上廣記有四字

鼻中出血

出血廣記作血出 大統寺

御道東

案此三字各本俱在開陽門三字下今移正於此

漢右中郎將

何本無將字

又讀書碑一所

讀書二字何本作讚學顧炎武石經考引作讚學案水經注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碑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文云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凡四碑並無所謂讀書讚學碑也

魏文帝作典論云碑

云當從各本作六字魏志明帝太和二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於廟門

之外水經注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則此云字乃六字之誤也

猶有四口

口各本俱作存

里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

里字下毛本有內字文各本作大按此十字疑在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穎
十二字下刊本誤倒也

遷石經於穎

按魏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於鄆隨書經籍志後魏之末齊
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鄆都此穎字當從各本作鄆

有大谷梨承光之柰

大谷毛作含消梨別有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爲水如十二字何本無大谷二字亦無承光之柰四字下句承光寺三字上有如字疑此當作有大谷梨如承光之

柰

公懿

公各本作恭

鄒琊人也

也字何不無

多所制論

制論各本及廣記俱作造制

復尙公主

句下廣記有其後謝氏人道爲尼亦來奔肅見肅尙主十六字

謝作五言詩以贈之

(證集)記藍伽陽洛

以字毛本無

其詩曰

詩毛作詞

無作機上絲

無字當从各本作今

頗意纏絲時

絲字當从各本及廣記作綫

鍼是貫錦物

錦各本及廣記俱作線

自中恒任絲

自當从各本及廣記作目

何能衲故時

衲何本及廣記作納

肅甚有愧謝之色

廣記作謝甚悵恨

卑身素服

卑各本俱作畢

不聽樂

聽字下各本有一音字

道肅一飲一斗

道各本作見

魚者乃水族之長

乃何作是

甚是優劣

甚是何本作是有

沽酒老嫗乞注坎

墮當是琬字之誤說文琬營長頸受十升讀若洪從瓦工聲此與上下句韻協也
妓兒擲絕在虛空

絕當從各本作繩廣記作補

臣始解此是習字

始廣記作思

時給事中劉縚

縚各本作鑄

遠來降者好之

好之各本作飲焉

元又欲爲之設茗

之字何本無

下官雖生於水鄉

雖字毛本無 報德寺

常景爲汭頌

汭頌何本作勒銘

實同士中

同當從何本作曰

口夏下風

續古文苑引作函夏同風

詳觀古列考見邱墳

何本占字下缺一字考見作列見續古文苑引作詳觀古昔列見邱墳

周餘九列

列當從何本作裂

天地發揮

揮何本作輝

璽運會昌龍圖受命

續古文苑以此八字當衍

永懷保定

保毛作寶

流美洪模

模毛作謨

道東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

案歸正等皆里名也不得言館案綱目魏以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
崦嵫則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則此當從各本作道

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

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道西有四館之館當作里

寶夤恥與夷人同口

口各本作列

口口至都久闐阿那舷來朝

此十一字毛本作蠕蠕主郁久闐阿 舷來朝那當從何本作那案蠕蠕國名也
郁久闐三字姓也阿那舷三字名也當作蠕蠕主郁久闐阿那舷來朝案魏書肅
宗紀阿那肱作阿那

單于來朝

單字上疑當有南字

莫不寧附

歡何本作歛

記藍伽陽洛

證

綠樹垂庭

樹各本作柳

別立市於樂水南

樂當從各本作洛

民間謂永橋市

謂何作爲市何作寺非是

遇牆倒

亦毛作期

醜奴破

破字下各本有滅字

可覓誠之

誠當從各本及廣記作誠

園中素有一盲熊

有何本作育無盲字

虞人牽盲熊至

盲何本作育誤

送師子胡

胡各本作者

殺師子而返

殺何本作郤誤

西域胡人所立也

法苑珠林廣記無胡字

發冢取磚

冢廣記作墓

(讀集)記鑿伽陽洛

華林都堂

廣記無都字

黃門侍郎

廣記無侍字

范友明家奴

友明廣記作朋友

死者曰

廣記作答曰

家在城西阜財里

阜何作準

無所食也

廣記無也字

或遇飯食

飯廣記作飲

如似夢中

廣記無似字

門下錄事張秀攜

秀攜二字當從法苑珠林廣記作萬字下同

詣準財里

準廣記作阜

果有崔暢

有何作得

秀攜問暢曰

秀攜當從廣記雋

有息子涵

何本作有一息字子涵毛本無一字

年十五而死

死法苑珠林廣記作亡

秀攜曰

當作雋曰

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問

廣記作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案人字當從各本及法苑珠林廣記作上字

秀攜還以實陳聞

秀攜二字當從法苑珠林作一雋字還廣試作具

后遺攜送涵回家

廣無記攜字

謂曰

廣記作拒之曰

急手速去

急手何本作急急廣記無手字

游於京師

京師何作京巷法苑珠林作游於京師巷內

黃衣一具

具廣記作通法苑珠林同

不敢仰視

廣記作不敢視天

及兵刃之屬

兵刃毛本作刀兵

遇疲則止

各本無遇字

奉終里

奉字上廣記有一有字

多賣送死人之具

何本無多字廣記無人字

勿以桑木爲櫬

櫬當從法苑珠林及廣記作櫟

見人發鬼兵

廣記無人字法苑同

訴稱是柏棺

法苑珠林廣記無訴字

主兵吏曰

廣記無主字法苑珠林有
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何本及法苑珠林無等二字
給輿羽葆鼓吹

龍華寺

輿字各本及廣記皆無

白殿丹楹

殿廣記作壁楹各本作檻

飛檐反宇

反何作峻毛作仄廣記作華

羅衣從風

衣廣記作綺

諸士蒙侈大之有也

何本無之字

鳴離夾道

夾廣記作御

雍嗜口味

味廣記作食

性多偷慾

惱廣記作吝

亦常無肉

各本及廣記作常無肉味

止有韭菹

菹何作薤有字下廣記有韭茹二字

崇客李元祐

客字上廣記有家字

二九一十八

二九何本作二韭廣記一字無

世人卽以爲譏罵

何本舞爲字

善彈

廣記作能彈臥空

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

曲字各本無廣記無能字歌字曲作聲

豔姿善火鳳舞

火各本作云善字上各本有尤字下有爲字廣記作善爲逐鳳舞

並愛傾後室

室疑宮字之誤

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常字上各本俱有遂字火廣記作文

荀穎子文

各本並作穎荀子文

荀生住在何處

何本無在字

問才曰何往曰往城南

各本俱作才曰何爲住城南

城南有四夷館

夷字下何本有里字

信非虛言也

言字何本無

卽漢之躍龍閣也

閣各本作園字

室華蓋之座

室當從各本作設

高陽王寺

城西卷弟四

土山釣臺

臺何作池

斜峰入牖

牖何作墉

並選雋俊

俊何作民

至於清晨明景

明何本作美

使梁王愧兔園之游

園何作苑

太子還總萬幾

子當從各本作后

拔清河國令

何本國字下有郎中二字案魏書百官志有侯伯國郎中令何本殆據之以增此也
從王國三卿爲執載者

從當从各本作徒

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

王字下各本有徽字

永康中

康當从各本作安

婦生產子

何本作婦人生產毛本作婦人產子

遺徽特至太原王弟

特何本作馳詔毛本作特詔

連索酒飲之

何本無連字

祖仁一門刺史

何本無祖仁二字

皆是徽之將

將字下各本有校字

少有舊恩

少各本作以

故往投之

何本無故字

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

時何作始

我有黃金二百斤

何本無黃字

祿位隆重

祿位何本作位望

靈送致兆

何本無致字

猶不滿數

滿毛作充

積禍之門

禍何作惡

殃所畢集

何作餘殃所集

徽卽托夢增金馬

增字下各本有徽字

雖魏侯之笞田蚡

魏字下何本有其字

閹官楊王桃湯所立也

案魏書閻官傳王溫字桃湯陽字當從各本衍

惟桃湯所建僧寺

所建何作獨造

世人稱曰英雄

口何作之

工踰昭義

義字疑儀字之訛

最爲入室

入室各本作入寶 宣忠寺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寺字當衍

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

金何作胡

時白馬負而來

負字下何本有經字

自此從後

從當從各本作以

形貌醜陋

醜廣記作寢

不可解

解字上廣記有一得字

胡太后聞之

廣記無聞二字

時亦有洛陽人

各本及廣記無亦字

當有爵否

何本作當有官爵廣記無否字

經十餘日

各本及廣記作經月餘

法和父喪

喪廣記作亡

大竹箭杖

當從廣記作大竹箭者苴杖

造十二辰歌

造字上何本及廣記有一初字

白馬寺

盡皆湮滅

(證集)記藍伽陽洛

涅何作埋

惟此寺獨存

惟字下何本有有字

此是浴室

室何本作堂

當時園池平衍

池當從何本作地

葭菼被岸

菼何本作芙

雍西刺史

西各本州 光寶寺

僧摩羅所立也

僧各本作曇

隔院並門

院各本作牆

凡聞見

凡字下各本有所字

作祇洹寺一所

何木無寺字

丹素發彩

素毛作青發毛作炫

花果蔚茂

花何作珍

嘉木被庭

木毛作樹

闔浮所無

無字下何木有也字

侍中尙書令

何本無令字

辦慧清恬

恬各本作悟

萬國齊珍

珍何作臻

金蟬耀首

金蟬何作貂蟬

春風扇揚

揚毛作柳誤

莫不飲其元與

飲何作領

荊州秀才張斐裳爲五言

裳字下各本有常字

異秋花共色

秋當從各本作林

子明八日而醉眠

日當從各本作斗

市南皇有女臺

南字上何本有東字

臺中有侍中候釗宅

釗考魏書當各本作剛

足蹟所履

足何作人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

律何作肆

有田僧超者

廣記無者字

善吹笳

善廣記作能

能爲壯士歌

廣記無能字

虐吏充斥

盧富從各本作虎

朝廷爲旰食

爲字下各本有之字

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

笛字下何本有歌字

威名早著

早何作卓

二十餘年

二何作三

攻無全城

全何本作牢誤

廷伯每臨場

塲何本作陳廣記作敵

單馬入陳

句上何本有延伯二字

威鎮戎監

鎮何作振

射僧超亡

射何作中

謂伯牙之失鍾子期

何本無子字

善能釀酒

能廣記作於

時暑赫晞

晞何作曠廣記作劉屬下句

其酒不動

其酒廣記作酒味

飲之香美而醉

而字各本在醉字下屬下句讀

經月不醒

廣記作而不易醒

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

廣記作京師朝貴出郡者

以其遠至

廣記作以其可至遠

亦曰騎驢酒

曰各本及廣記皆作名

永熙年中

廣記無年字

齋酒之藩

藩廣記作任

逢路盜賊

何本作路逢刦盜賊賊字屬下句廣記作中夜逢刦盜

飲之即醉

廣記作盜飲之皆醉

皆被禽獲

被廣記作備

因復命禽奸酒

因字下何本及廣記皆有一此字命何本作爲廣記作名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

北字下毛本有有字

里內之人

何本無之字

有輓歌孫巖

歌字下廣記有者字

巖因怪之

因廣記作私

似野狐尾

廣記無野字

妻臨去

妻廣記作甫

鄰人追之

追毛作逐廣記同

變成一狐

成廣記作爲

行路人見而悅近之

行字下廣記有於道二字無近字何本作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

皆被截髮

何本及廣記皆字上有行者二字廣記無皆字

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

廣記無有字

皆指爲狐魅

廣記無皆字

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至字何本在此字上

層樓□□

□□各本作對出

不聽金銀錦繡

不字上何本有議字

更納河內人

法苑珠林引無人字

英聞梁氏嫁

法苑珠引無氏字

卿忘我也

(證集)記靈伽陽洛

法苑珠林引也作耶

子集驚怖

怖法苑珠林作怪

亦變爲茅馬

爲法苑珠林作成

盡化爲蒲人

法苑珠林無化字

舍宅爲寺

舍宅法苑珠林作遂舍

可高丈餘

丈法苑珠林及廣記作尺

擬爲金色

爲字上法苑珠林及廣記有貨字

今取卿兒醜多

醜何作丑

以償金色焉

償法苑珠林及廣記作充焉毛本及廣記作馬氏法苑同二字屬下句

心不遑安

法苑珠林及廣記作而心不安

慶年五十

十字下法苑珠林及廣記有餘字

象自然金色

然何作有廣記作象忽自然金色

一里之內

一廣記作鄰法苑同

皆來觀覩

覩廣記作矚下有焉字

遂改準財里

毛本無里字

皇宗所立也

立毛本作居

縹囊紀慶

縹各本作珠

擅出海之富

擅廣記作阻

洞戶連房

(證集)記書物陽洛

(證集)記藍伽陽洛

洞廣記作
阿

高臺芳樹

樹當從毛本作
榭

常與高陽爭衡

衡何作行

以金五色績爲繩

績何作續毛本無金字色字下有絲字廣記作以五色絲爲繩

在山谷爲寇也

也廣記作耶

卽相率歸降

廣記無卽字

琛在秦州

(證集)記藍伽陽洛

州廣記作中

號曰追風赤驥

何本無驥字

其次有七百里者

其字各本無廣記全者何本馬

琛常語人

各本無常字廣記有

晉室石崇

何本無晉室二字

畫卯雕薪

卯各本作茆按杜臺卿玉燭寶典寒食城市多鬥雞之戲出古之豪家食稱畫卯
今代猶染藍茜加雕鏤遞相餉遺此卯字當从廣記作卯

金瓶銀盞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

此十五字何本誤簡在昔從西域而來句下

自餘酒器

自廣記作其何本無酒器二字

繡綉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

廣記無此十五字綉何作緹絹字下有布字計何作數

三日不起

起字上廣記有能字

江陽王繼來省疾

何本脫王字

謂曰

廣記作諭之曰

寶貨多融

多字下何本及廣記有一於字
繼笑曰

廣記無笑字

錢絹露積於廊者

者廣記作廡間

賜百官負絹

何本無負子

任意自取

取廣記作量

負絹過性

性當從廣記作任

蹶倒傷踝

此句下廣記有太后卽不與之今疑是令字指正其空出時人笑焉十四字

太后問侍中何少

問字下廣記有曰字

寶塔高凌

凌何本作臨廣記作壯

閏月初八日

初當從何本及廣記衍

京師士女

師廣記作都

亦不是過

過字下廣記有也字

口樹出雲

口各本作高法雲寺

欲起義兵

欲何作故

逃命江右

右各本作左

臣在本朝之日

在字何本無

鴛鴦接翼

鸞鸞何作鴛

叙錄存歿

叙何作收

凡見敬禮如親比

親各本作此句斷以比字屬下句非是
今便言旋闕下

闕下何作詣闕

然國旣邊地

何本無既字 追光寺

傳於西域

毛本無之字

沙門常東向遙禮之

沙字上各本重有西域二字 融覺寺

禪梟顯敞

禪當從何本作神

是以溫子昇云

昇字下當從各本有碑字 大覺寺

適茲藥土

藥當從何本作樂毛作洛非

故立此寺以憩之

寺字下何本有一俾字

檐拂高松

松何作總

盡天地之西垂

垂當从何本作陲

今始有沙門焉子善提拔陁

善各本作菩毛本無焉子二字陁字下有至焉二字

自云北行一月日

何本無日字

北行十一日

一何作二

最爲強大

何本無強字

民戶殷多

殷字下何本有富字以多字屬下句

沙門問其南方風俗

沙門二字上何本重有京師二字

亦與西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

西國之國字當從各本作域

(證集)記藍伽陽洛

浮浪乘風

浮何本作海

愛人好事

事何本作士

夙善元言

夙何本作尤

安置佛徒

佛何本作僧

暉遂造人中夾貯象一軀

貯當是竚之訛

其年冬而京師遷鄴

何本無而字 永明寺

城北卷第五

有羽林馬僧相善觸角戲

何本無有字

虎賁張車

車字下何本有渠字按魏書靈后補傳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

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則此當從何本補一渠字也

宣武塲

塲字下何本有在字 禪虛寺

凝圓寺

圓何本作卒

閻官濟州刺史賈瓌所立也

瓌何作燦按魏書閻官傳作粲

注卽漢太上皇廣處

此處疑有脫誤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

景字各本作里字此誤也

洛陽城東北上高里

陽字當從各本衍

李元謙樂雙聲誤

樂仙作能

是誰弟宅過佳

過佳何作遇值毛作遇佳皆誤

凡婢雙聲

凡古音苑故曰雙聲何本作此誤

神龜元年

按釋老志惠生使西域在熙平十年

唯土谷渾城左右

土當從各本作吐下同

土谷渾所吞

吞可作居誤

今城是土谷渾第二息

城字下各本俱有內主二字

口中國佛與菩薩

口各本作城國各本作圖

戶人有患

戶人何作人戶

卽得陰愈

何本無卽字

及諸宮塔

宮何象

幅上隸書

幅各本作旛

是姚秦時旛

秦何作興太平御覽亦作興

居喪者翦髮旁面以爲哀戚髮長四寸

勞當是勞字之訛四何本作五廣記無勞面以爲哀戚髮七字

有商將一比邱

商字下何本有胡字

石毘盧旃

石當从各本作名

今輒將吳國沙門來

吳各本作異

王言令我見佛

言毛作曰

令覆蓋之影

何作今之覆瓦之影

非皮非口

何本作非皮綵口毛作繪

案于闐境

境字上各本有國字

五穀甚豐

穀何作果訛也

食則麴麥

麴麥何作麥麩

文字與波羅門同

波何本作婆

入漢槃陀國

漢李延壽北史西域傳渴

至鉢孟城

按北史西域傳鉢孟作鉢和下波斯國作波知國烏塲國作烏蔑國乾陀羅無羅

字又上朱駒國作朱居國殆梵音無定字也

復呪池龍

何本作就池呪龍

卽徙之葱嶺山

卽字上何本有王字

長坂千里

長何作危

方此則夷

方何作對

依約中下

下何作夏

水皆西流

此句下何本有入西海二字廣記與此同

人曳決水以種

人字上廣記有其上二字以何作而

聞中國

國字下各本有田字

天何由可共期也

廣記無共字

天氣已冷

冷何作寒

十月之初

之初何作初旬

至嘵嘵國

至何作入嘵當從何本及魏書作嘵

以戩爲屋

屋何作衣

皆來朝賀

賀何作貢

王張大麌

張何本作居

以四金鳳皇爲牀脚

何本無四字

頭帶一角

帶各本作戴

團圓垂下

垂下各本作下垂

境土甚狹

何本無土字

多致難艱

難艱當從各本作艱難

此國漸出葱嶺

何本無此國二字

望風謝路耳

何一無耳字

國王精食

食各本作進

唯從空山

從當從各本作徒

國王兒宋雲云大魏使來

漢川吳氏本作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

龍王瞋怒

怒何作恚

非直條縫明見

縫何本作縱

至於細縷亦新

新當从各本作彰

王城北八十里

八十何作十八

若水踐泥

水何本作以

金象六千軀

千何作十

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

餓毛本作饑

溫熾已扇

熾何作風

曠此芳景

曠何作屬

日入神定

口當从各本作因

以金傳之

何作以金箔帖之

隔小嶺

小毛本作山

遂立敷敷爲王

懃當從各本作勒

好祀鬼神

祀何作事

手持刀

持何作捉

莫能責之

莫何作未

宋雲曰

曰字上各本有一答字

遠求經典

典何作論

未敢言疲

言何作告

不無頓弊

頓何作損

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

何本謂作見不字上有謂字

冰有大小

冰當从各本作水

我見魏主則拜

我字下何本有一親字

我一坐讀書

一各本作亦

時跋跋提國

各本少一跋字

與乾陀羅王

何本無羅字

復西行三月

月何作日

至辛頭河

頭字下各本有大字

十二年口

口各本作中

復西行十三日

何本無十字

推其本源

源法苑珠林引作緣

與弟子游化此土

弟子上法苑珠林有一諸字

我入涅槃三百年

三何作二

此處起浮圖

此字上法苑珠林有一在字

二百年來

二何作三

累牛糞爲塔

累當從法苑珠林作壘

王怪此童子

句下何本有卽此童子四字

然後止

法苑珠林作然後始定

土始更廣塔基

法苑珠林無始字

從此構木

此法苑珠林作地

階砌櫨拱

櫨何作檻

上有鐵柱

柱何作棖

高三尺

法苑珠林作高三百尺

糞塔如初

塔何作塲

在大塔南三步

三步法苑珠林作三百步

婆羅門不信是糞

以手探看

法苑珠林婆字上有時有二字

看法苑珠林作之

天火所燒

所當从法苑珠林作七

無有能上者

有何作由無者字

悉在上

在字下何本有樓字

塔內物事

物當從何本作佛

旭日始開

開何作升

覆於其上

於字何在下句後字上

則有禍變

則何本及御覽並作卽

其形正圓

圓法苑珠林作直

高二丈

高字上法苑珠林有舉字

能與世人表吉凶

表何作報表字下法苑珠林有作字凶字下有之徵二字

觸之若吉

觸字上法苑珠林有以指二字

錦香袋五百枚

袋當從何本作囊

王公卿編

卿下何本有士字

以銅摹寫

銅何作鍾

須禁日取之

禁何作藥誤

至那迦羅阿國

阿何作訶

值有動

各本並作重時

二人勝之

二當从何本作一

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

入山二字何本在窟字下

近看暝然不見

何本無不見二字

始見容顏挺特

見字下何本有其相二字

窟前有方石

何本無有字

山下有六佛

六各本作大

并爲七塔

七何本作大

塔南石銘云

增字上毛本有七字 涼圓寺

正光二年

按魏書釋老志惠生於正光三年冬還京師

戶十萬九千餘

九何作六

劉長秋口

口毛本作寺

嵩高中有闕居寺

闕當从伺本作閒

